

囚鳥

秋收過後，田裡只剩下一個冒出土頭的稻穀穗，看起來像是被割過了一茬又一茬的韭菜。韭菜割了一茬，又長出新的來，然後又繼續割，韭菜是不同的，相同的是割韭菜的鐮刀。

我是16年來到這個城市的，它滿足了一個鄉下小夥子對大城市的所有幻想：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、燈紅酒綠的夜晚、璀璨的霓虹燈、四通八達的寬敞馬路。

同時還有，藏在城市繁華背後的蹣跚與心酸。

入職不久，我便被公司的老員工刻意刁難。他們把我工作之外的瑣碎的事都推給了我。

比如，端茶送水、取快遞、寫稿子、做表格。還美其名曰：鍛煉新人。

剛開始，我覺得還好，初來乍到，為了搞好人際關係，能幫的我都做了。

可是後來，他們越來越得寸進尺，甚至把老闆安排給他們的工作也推給了我。

我就像一個聽話的機器人，規規矩矩地做著那些本來不該屬於我工作範圍之內的工作。

我本來以為，我做了這麼多，前前後後也幫了他們不少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他們至少會尊敬我吧？

直到那天……

我下了班，走出了大樓，忽然想起來手機遺落在工作桌上，遂急匆匆地往公司趕。

我入職的這個公司，是剛創辦的，規模不大，經費也略微緊張，便租了這棟老樓的十二層來做辦公區。

因為是老樓，所以基礎設施都比較落後，電梯時好時壞，時常需要有人來維修。

好巧不巧的是，那天電梯恰好壞了。

我急匆匆地走樓梯往十二層爬去，忽然聽到樓上傳來一陣談話聲。

“公司剛來那個新人，你們覺得咋樣？”

“噢，聽話得很，又會做事。”

“那可可不咋的，咱們的活兒都是他做的。”

“哈哈，他來了之後，我每天清閒了好多。”

“我也是，反正就把事扔給他就好了。”

“哈哈，他還傻乎乎地來者不拒，跟個傻子似的，咱們正好可以去玩。”

這聲音--分明是我同事的。

我腦海中一陣轟鳴，沒想到他們只把我當成了工具，一時間，憤怒夾雜著悔恨的情緒湧上了心頭。

我裝作若無其事地與他們擦肩而過，他們看到我，臉上露出尷尬和不可思議的神情，但卻沒有一絲惶恐，大概是因為我的確是一個隨時可以替換的替代品。

“叫你們說小聲一點，這下被發現了吧！”

“沒事，他一個新人，敢對我們怎麼樣？”

“那倒也是，只是沒了幫我們做事的人，清閒的日子就到頭咯。”

“哼，我偏要拿給他做，如果他敢拒絕，我們就合起夥來排擠他，讓他都做不了事。”

“噢~沒想到你這麼狠，我喜歡，哈哈。”

“哈，那就這樣辦！”

我杵在樓梯上，聽著他們的談話聲漸行漸遠，委屈和憤怒劇烈地衝擊著我的心房。

我爬上了十二樓，氣喘吁吁地坐在辦公桌前，往喉嚨裡灌了一大杯礦泉水後，伏在桌上，靜靜發呆，想著這件事。

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我一定要反抗，我一定要把屬於自己的時間爭取回來。

我愈發意識到，他們從來沒有把我當做是同事或是朋友，而是把我當做一個誰都可以踩上一腳的懦夫。

我以為，只要我做得夠多，他們就會尊敬我，我就能很好地融入這個新的集體。

沒想到他們是這樣的一群人，真是狼心狗肺。

我要報復他們！

我要報復他們，但是，要怎麼做才好呢？

某個寂靜的夜裡，在樹枝的掩護下，我抄起了一塊板磚，悄悄跟在他們後面，對準一個人的腦袋就砸了下去；樓道裡，一場“意外”使某個人從五樓滾下來，摔成了殘廢……

但我轉念一想，他們雖然可惡，但沒有嚴重到要付出生命的代價。

我望著出租屋窗外閃爍的路燈，想了半晌，終於想到一個主意來……

今天外面太陽很大，頗為刺眼，我坐在辦公桌前，吹著空調看著樓下行色

匆匆的人群，頗為愜意。

啪！一個資料夾扔到了我的桌上，我下意識地歪著脖子望去，只見一個大腹便便的國字臉男人正面無表情地看著我，他眼裡藏著一絲盛氣凌人的神色。

這人叫錢歸責，是這家公司的老員工，他頗受老闆的看重，在公司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。

他虛偽的面具下，藏著一副令人厭惡的面孔，入職以來，我沒少受他的刁難。

實際上，這是公司的傳統了，在他後面入職的員工，幾乎都受過他的刁難，如同我之前一般，美其名曰-鍛煉新人。

令我感到失望的是，從來沒有人揭穿過他那張虛偽的面具，許是不敢，怕丟了飯碗，畢竟大家都要活著，而且還有一家人要養活，沒錢是萬萬不能的。

換在以前，我也不敢……

我要殺雞儆猴，先從錢歸責開始。殺了他這只“大虎”，想必就沒有“蒼蠅”敢來煩我了。

“你把桌上的文件弄一下。”錢歸責指著那個資料夾如此說道。

“咋又叫我幹？”我裝作不情願的樣子。

“你們這些年輕人，安逸太久了，該讓你們好好鍛煉下，不然以後可怎麼辦！要知道，其他公司可不像咱們這兒這麼閑，那桌上的檔櫃起來都比你高了，你現在不練練手，萬一被開了怎麼辦？”他裝作很鐵不成鋼的樣子。

“那好吧。”我裝作感激的樣子，內心卻在冷笑。

錢歸責滿意地走了，我拿起來資料夾，用心地查看起來，不時在電腦上錄入資料做表格。

我會這麼好心嗎？不，當然不會，我偷偷修改了幾個數位，使這個表格出錯。

上廁所回來時，我故意從錢歸責的辦公桌前經過，面不改色地與他攀談。我們像兩個相識多年的老朋友，親切地交談著。

下班之前，我把刻意弄錯的表格發給了他。

我出了大樓，覺得一陣輕鬆，仿佛身上有使不完的勁兒，等著我去盡情地



揮霍。

風輕輕地迎面吹來，撫去了這炎夏的熱氣，臨近傍晚，路燈漸漸亮了起來。

呀，這美麗的夜晚。

……

第二天，我照舊踩點進了公司，端坐在桌前，整理桌上散亂的資料夾。

啪！一個耳光穩穩地落在了我的臉上，我捂著刺痛的臉，一下子懵了。

待我反應過來，側頭望去，正是錢歸責。

從小到大，連我父母也沒捨得打我，這狗日的，竟敢朝我動手。

我頓時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抬起腳就踹了過去，正中他的大腿，他被我一腳踹倒在地上。

我們扭打在地，我挨了一拳，眼角火辣辣地疼；怒不可遏的我瞅准機會，狠狠地踹了他一腳。

兩個人為了臉面，大打出手。四周都是圍觀的看客，他們有的拿著零食，有的從兜裡摸出來一把瓜子，興致勃勃地看著這場不對等的搏鬥。

“打他，打死這個挑戰規則的蠢蛋。”

“往他臉上踹，對，就那兒！”

“你這一拳軟綿綿的，能打死人嗎？”

“哈哈，你看，我就說吧。”

鬧到最後，樓下的保安都沖了上來，可是誰也沒有上來拉架，都擠在一起看熱鬧。

我掐著錢歸責的脖子，他死死地摀住我的腦袋，我們誰也沒鬆手，像一對殺父仇人。

“砰”的一聲傳來，一陣疼痛感充斥我的大腦，我眼前一黑，暈了過去。

醒來時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對面大樓的光投在玻璃上，映出一道道璀璨的長線。

我搖搖晃晃地扶著凳子的腳站起來，揉著刺痛的腦袋，只覺得手心上有一攤冒著熱氣的液體，這是鮮紅的血。

朦朧中，我聽到樓下的公司傳來一道聲音：我們這裡只招聽話的機器人。

我忽然明白那些看客為什麼不幫我說話、反而對我冷嘲熱諷了，因為我們不是一路人，我做不到聽話的機器人。

我大概在這裡呆不長久了，因為我不符合他們的心意，我打了錢歸責，就是同所有的人作對，他們都容不下我。

果然，不久後，公司的人事找到了我。

我被開了，理由是：與公司的理念不符。

我早有預料，所以也不覺得失落，反而很是慶倖和輕鬆，我終於可以逃離這裡了。

這裡儼然是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囚籠，而我一向只喜歡做自由的麻雀。

麻雀被困在籠子裡，久而久之，翅膀就退化了，也就失去了追尋自由的心。

我要逃離，逃離這個囚籠。

我走的那天，錢歸責就站在門口，抱著雙手一臉譏笑地看著我。

經過他身旁的時候，我伏在他耳旁，悄悄地說了一句——你等著，你已經沒了威懾力，他們要合起夥來推翻你了，你活不長久了。

然後，仰天大笑，出了門去。

老狗迷路

今年，有個村要拆遷，由於安置房還沒建好，大家只好在城裡租房住。臨走的那兩個月，大家殺雞的殺雞，宰狗的宰狗，為啥？因為城裡養雞養狗太麻煩了。

村裡有個叫老劉的孤老，平日與家中的老黑狗相依為命，每次出門，無論是上山打獵還是下地耕田，都是老黑狗在前面帶路。

老黑狗是通人性的，見村裡那段時間雞飛狗跳，嚇得直往老劉床底下鑽，哀鳴不停。

老劉於心不忍，對老黑狗說：“別躲，我不殺你。我拆遷了，有錢了，還怕養不起你？再說，我住到城裡也得出門，還得繼續讓你帶路啊！”那老黑狗似乎聽得懂，搖搖尾巴就鑽了出來，不再躲了。

不久，老劉帶著老黑狗進了城。開始還真不那麼容易，要給狗打預防針，還得上戶口。忙完這些，老黑狗卻蔫了。原來，老黑狗習慣了鄉下自由自在的生活，這一下子關進好幾層高的樓房裡，得了抑鬱症了！

這天，老劉一大早就帶著老黑狗去逛街。果然，一下樓梯，老黑狗就像脫了韁的野馬，老劉叫都叫不住，愣是在樓下狂奔了幾圈才停下來，看得老劉又好氣又好笑。一上了街道，人多車也多，和山裡不一樣，老劉緊緊牽著老黑狗小心翼翼地走。

老黑狗在這陌生的環境下也變得謹慎起來，這兒聞聞那兒嗅嗅，突然，老黑狗在一棵樹下停住，蹣起腿“嘩”地撒了泡尿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一個“紅袖章”過來了，二話不說就開出一張罰單。交了錢，老劉也沒心情閒逛了，把老黑狗連拖帶拽地拉回家。回到家，老劉教訓它，這城裡不像鄉下，不能隨便拉屎撒尿，不然以後就不帶它上街了。

一星期後，老劉準備出去買菜，但老劉記性差，沒有狗帶路怕回不來，於是只能帶上老黑狗。這城裡高樓大廈，街道都差不多，老劉感覺自己走在哪條街上都一樣，多虧了老黑狗帶路，老劉很快就找到了自己住的地方。

有了老黑狗，老劉不再擔心迷路找不到家了。這天下午，老劉想起村裡有個親戚也在城裡住，就帶著老黑狗上門去找他。

那親戚好客，硬留老劉吃了晚飯，回來時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。

老黑狗一路領著老劉往回走，走了一段時間，老劉感覺是快到家了，可是看看街道兩旁，又不像。白天，自己家對面的街道乾淨整潔，安靜太平，可這裡到處是小販設的夜排檔，油煙瀰漫，人聲嘈雜，鼻子裡盡是嗆人的味道。

老劉看看老黑狗，奇怪的是老黑狗也在原地轉圈，它也迷路了！老劉又朝前走了幾步，往前看看，確信前面那棟樓就是自己的家。可再回頭，發現老黑狗不見了。

老劉出去大半天了，有些累了，心想：反正老黑狗認得路，我先回去吧。老劉摸到了自己的家，不過奇怪的是，老黑狗一夜未歸。

老劉聽說，城裡有狗販子給狗噴迷幻藥，讓狗迷迷糊糊的，然後把它們賣了。看來，老黑狗這次凶多吉少了。

第二天，老劉聽到有人敲門，還隱隱傳來狗叫聲。老劉趕緊開門，果真是老黑狗回來了，送它回來的是社區的保安。保安笑著說：“大爺，您的狗狗真有意思，我帶您去看監控錄影好嗎？”

老劉也覺得納悶，這老黑狗一夜去了哪兒？怎麼天亮才曉得回家呢？帶著一連串的疑惑，老劉跟著社區保安來到監控室。在監控屏上，老劉看到：老黑狗先往菜市場的方向跑，過了十來分鐘又跑回來，在原地打轉，過了一會兒，又繼續跑回菜市場。如此折騰，直到天亮，老黑狗才興奮地沖過原來不肯向前的道路，一路跑回家！

老劉看完監控錄影，恍然大悟，又好氣又好笑，輕輕踢了老黑狗一腳，罵道：“你這傢伙，怎麼記路只曉得死記硬背，這晚上夜排檔一出來擺攤，你就不認得路啦？非得等人家攤位撤了，才知道怎麼回家。”

湊數

電話響起來的時候，他正準備把鍋裡的一條魚往盤子裡盛。他本能地把鍋重新放回到燃著的煤氣灶上，從口袋裡掏出手機，一股腥臭味迫近鼻尖。

師傅在電話裡說：“在哪呢？”

“呵呵，在家。”他答道。

“那你趕緊過來，我在魚鮮大酒店。”師傅說。

“啊！”他叫了一聲，鍋裡的魚散發出焦糊味，他立刻伸手關了煤氣，又用鍋鏟趕緊給魚翻個身。手機裡傳出了“嘟嘟——”聲。

已經是晚上六點了，這個點被喊去吃飯的，也僅僅是湊個人數罷了。冬天的天黑得早，窗外已經是黢黑一團了，零星的燈光裹著一層濕霧從樹叢中隱約地透過來。

師傅的兒子考上了大學，是分批次辦的喜酒，一天一桌，今天是請單位裡的另一撥同事。上午在單位的時候，他聽到師傅打電話了。前幾天，他已經喝過師傅的喜酒，拿了喜糖……

女人領著放學的兒子進了家門，他把一盤小炒肉燒好，端上了桌，和有些焦糊的魚並排放著。鍋裡燒著水，只等著“咕嘟嘟”響起再下白菜和雞蛋。

“回來了？”他搓手笑著說。

似乎表現得過於熱情了，女人懷疑地看了他一眼。他糾正著臉上突兀的表情，

難堅持，能不能換成學練鐵砂掌？”

大劉立馬答應：“行，但是你得堅持，要學會鐵砂掌可不容易。”

誰也沒想到，小濤竟然真的堅持了下來，大劉欣慰不已，對他說：“兒子，都練了半年的鐵砂掌了，也沒見你露兩手嘛。”小濤卻神秘兮兮地說火候未到，不肯表演給大劉看。

轉眼又過了半年，有幾個朋友來做客，大劉便拿來很多核桃招待他們。可沒有核桃鉗子怎麼辦？就在大劉著急時，小濤把十幾個核桃擺開，伸手啪嗒幾下就全拍碎了。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

大劉立馬答應：“行，但是你得堅持，要學會鐵砂掌可不容易。”

誰也沒想到，小濤竟然真的堅持了下來，大劉欣慰不已，對他說：“兒子，都練了半年的鐵砂掌了，也沒見你露兩手嘛。”小濤卻神秘兮兮地說火候未到，不肯表演給大劉看。

轉眼又過了半年，有幾個朋友來做客，大劉便拿來很多核桃招待他們。可沒有核桃鉗子怎麼辦？就在大劉著急時，小濤把十幾個核桃擺開，伸手啪嗒幾下就全拍碎了。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

大劉目瞪口呆，小濤得意地說：“爸，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？”